

坚守与跨越 丛书
JIANSHOU YU KUAYUE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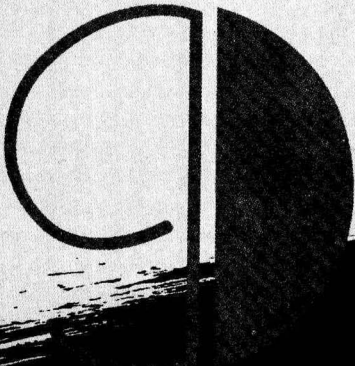
今日 文坛

第九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坚守与跨越 丛书
JIANSHOU YU KUAYUE CONGSHU



今日 文坛

第九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文坛. 第9辑 /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贵州省
文艺理论家协会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3
(坚守与跨越丛书)

ISBN 978 - 7 - 221 - 08839 - 0

I. 今… II. ①贵… ②贵… III. 文艺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275 号

坚守与跨越丛书

今日文坛第九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责任编辑 / 黄 瑛

封面设计 / 陈红昌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印 制 /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26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1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08839 - 0

定 价 / 36.00 元

目 录

CONTENTS

贵州正安小说创作评述	王 刚	1
地域、区域与贵州正安作家群		
——以赵剑平、王华为例	杜国景	13
乡土的月亮人文的光		
——贵州正安作家雷霖的诗化小说解读	张 劲	22
山地的困境与突围		
——论贵州正安作家杨欧的小说	周凌玉	32
青春的期盼与感伤		
——读贵州正安作家杨韬的作品	刘 丽	40
乡土小说与符号作家		
——贵州正安作家王农小说的乡土情结探微	孙建芳	46
精神漂泊者的生存焦虑		
——评贵州正安作家王晓龙的小说创作	张嘉林	53
论贵州正安作家骆礼俊、许雨松、杨韬的小说创作	陈 武	61
雪·葡萄·女孩：诗意生活的隐喻符号		
——贵州正安作家杨欧的小说《水晶葡萄》解读	蒋雪鸿	68
故园记忆的象征书写		
——论贵州正安作家王华的小说《天上种玉米》 和《回家》的叙事智慧	夏 希	75

走进大山的唱和		
——简评贵州正安部分本土作家的作品	彭一三	82
“在天上种玉米”		
——试论贵州正安小说的好看与耐看	潘辛毅	89
从方言的语用特征		
看当代贵州正安小说语言的地域特色	蓝卡佳	95
“寂寞人生”中的文学乡土世界		
——谈贵州作家李宽定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	孙拥军	106
“残缺”的艺术表现		
——评贵州作家刘毅的中篇小说《忆如往昔》	贾文秀	115
论贵州作家刘照进散文的生命意识	陈洪金	119
向“下”的滑行与向“上”的艰难		
——中国当代文学中作家的精神生态探讨	刘成才	128
生态意识自觉的一面大纛		
——张承志《北方的河》再解读	李占伟	136
影像时代的壮族文学书写		
——以凡一平小说中的影视化叙事为例	黄丽媛	142
新世纪(2001—2005)国产爱情通俗电影研究	李志敏	158
中国武侠影视的发展趋势	丁红	183
解构、时尚与超越		
——评电视连续剧《武林外传》	曾耀农	194
纪录片《台北故宫》传播特色分析	周晨	202
一首凄凉又甜蜜的诗		
——从舞台音响效果谈《北京人》	刘吉磊	207
“逃避爱”“不懂爱”“遇到爱”		
——鲁迅的“立人”思想在爱情主题上的体现	陈祖燕	213
后记		220

贵州正安小说创作评述

王 刚

【摘 要】 本文梳理“小说之乡”贵州省正安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发展的脉络,并对正安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 正安小说 作家作品 评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安小说创作以文志强、赵进争为代表;七八十年代形成以石定、赵剑平、王美泉、陈智武、陈义忠等人组成的作家群;到了新世纪,当地组建的“珍州文学沙龙”聚集了大批文学爱好者,其中王华、罗遵义、杨欧、王龙、雷霖、王晓龙、陈南水、杨韬等是主要力量。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贵州省正安县终于打造出“小说之乡”的文化名片。

一、文志强与赵进争：正安小说创作的发轫

20 世纪 50 年代,是正安小说创作的发轫期。在这个时期,先后供职于《新黔文艺》、《山花》编辑部的正安籍作家文志强,写下了《一位苗族老人》、《生活的第一课》、《血泪仇》、《炉火红心》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安的第一批小说。对于正安小说创作来说,文志强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在创作上的身体力行,更重要的是,他对家乡文学人才的爱护和培养。新时期崭露头角的正安籍作家都得到过文志强的悉心指导,他认真地对待每一篇来稿,他为正安作者回复的信件,“总是用红格竖笺毛笔书写,精致得就是一件艺术品”^①。

在 50 年代,赵进争的小说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浪漫风格。时代精神燃

烧的激情,社会转型期的离奇事件,作者在芙蓉江畔的难忘岁月,风华正茂时代的美好憧憬,都构成了他小说的浪漫情调。无论是收集了他在 50 年代的小说的集子《难忘的爱情》,还是出版于 1992 年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情》和 2005 年的长篇纪实文学《难忘的岁月》,其中都有一个形象高大的男主人公。虽然这位男主人公被众多女性爱慕如众星捧月,但他以高尚的情操真诚地面对每一份珍贵的感情,在得到家人和爱人的理解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感情选择。除了在感情上的左右逢源之外,主人公还能够以其敏捷的才思、宽阔的胸怀、果敢的态度,处理好工作上的难题,化解各种矛盾。赵进争的这种叙述,是对新时代理想人格的期待,是营建新社会和谐道德观念的努力,也是意气风发的作者对理想抱负的抒怀。他的小说大多发生在芙蓉江边,与 1935 年或 1949 年前后的政治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运用了“人物再现法”(即同一人物在多篇小说中出现),故事曲折生动,人物富于个性,叙事充满感性。

20 世纪 50 年代,是共和国掀起建设高潮的年代,是集体主义精神高扬的年代,人民群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建设激情。廖川溶的《养蚕人》、《放蚕人的故事》正好表现了这一时期新农村的新风尚。养蚕能手蔡三姑在养蚕的关键时刻,离开了还在吃奶的儿子,彻夜不眠地守在蚕房;金老汉的蚕生了病,正在一筹莫展时,邻队的小伙子们赶来解救了解救了危机。廖川溶的无矛盾叙述正是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的真实写照,也是纯真年代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真情描述。

文志强、赵进争、廖川溶的创作反映出贵州正安乡土文学的基本走向。文志强的苗寨题材小说、红军题材小说,廖川溶的养蚕小说,都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赵进争的小说以正安的母亲河——芙蓉江为故事的发生地,表现了芙蓉江流域的风土人情,描写了芙蓉江两岸民众的生活和斗争。他们三人的小说创作对正安的小说作者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 50 年代及 60 年代,文志强、赵进争、廖川溶以及青树华等人陆续发表小说作品,为正安的文学青年树立了榜样,鼓动起他们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于是,以石定、王美泉等人为代表的中学生经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还互相传看习作,往往争吵得面红耳赤”^②。而石定、王美泉等人,正是 80 年代正安小说创作的骨干力量。

二、石定与赵剑平：奠定正安乡土小说的基础

经过 50 年代至 70 年代漫长岁月的积淀,正安小说创作在新时期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而石定和赵剑平正是这一时期正安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代表作家。正是他们以及这一时期正安其他作家的创作,为创建“小说之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石定有过被政治放逐的经历,这一经历对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一方面,他在放逐中成熟;另一方面,他真正认识了黔北民众——在与喧嚣尘世的比较之中,他感受到淳朴善良的山民身上的人情味的温馨。这都深刻地影响到他观察、反映黔北乡土的认同角度和思想倾向。因此,在石定的小说中流溢着浓郁的诗意和黔北乡土味,那是未受现代文明感染的静谧乡村,是古朴而久远的现实,是真实而自然的存在,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向往的家园。尽管石定也写生活的沉重,也写日子的艰辛,但是,那柔美的自然形态总给阴郁的生活抹上一层温馨的色彩,给人以慰藉和希冀。在那些礼赞传统人性、昭示生活希望的作品中,这种对自然的诗意描写更是烘托出柔美轻快的氛围,使作品具有散文诗的气质和品性。石定作品的文人气息较浓,在艺术上规范化程度较高,对生活的艺术处理比较深入,因此显得端庄秀丽、雅致澄澈,富于诗情画意,有灵气、有风韵。同时,他还注意语言的魅力,让人们在语言的修辞、词语选择,语言的排列组合、句式安排中欣赏到美,表现出作家们诗化生活的自觉意念。

石定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取舍中作出艰难的选择,在预示现代文明的美好前景之时也礼赞传统人性的美德。他以散发着泥土清香的人物形象显示他对黔北山民的深刻把握,又以独特的心灵表达方式刻画了淳朴善良的黔北农民。《公路从门前过》表现王老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古朴淳厚的传统生活模式和物质文化并重的现代生活模式引起了王老汉的心绪躁动,他终于在心灵的剧痛中微笑着向过去告别,在观念中演习着现代化的幻梦。《天凉好个秋》表现了交织着新与旧、真与假、丑与美、前进与停滞的,有过于强烈的辩证意味的黔北农村的现实,真正感受和传达出现实社会的真实意蕴。系列小说《小城故事》将背景导向凄风苦雨的旧时

代,在黔北城镇人物的动人故事中融入富于黔北味的乡风民俗,寄予作者对传统文化深刻的理解和思考。短篇小说《大水》和系列小说《山乡纪事》、《乡村笔记》有文化寻根的意味。石定不对农村现实作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而是再现农民的生存环境,挖掘他们的深层心态,从而映现促使他们行动的文化基因。

以中篇小说《天凉好个秋》为界,石定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前期以《重阳》、《青山遮不住》、《牧歌》、《公路从门前过》为代表,体现出澄澈雅致、细腻平和、自然流畅的柔美风格。后期的主要作品有《小城故事》、《乡村纪事》、《山乡笔记》等。这些作品多用白描手法,注重情节结构,有简洁洗练、言简意赅的特点,于柔美之中透露出阳刚风骨。如写意画,留下许多空白让人咀嚼。《重阳》等作品如精心制作的工笔画,《小城故事》等小说若大写意的水墨丹青,而贯穿两个阶段的灵魂,是溢满字里行间的诗情画意。

赵剑平是创作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正安作家之一。《远树孤烟》、《小镇无街灯》、《赵剑平小说选》、《困豹》都记录了他探索的足迹。

1985年,赵剑平的六部中篇小说先后在《收获》等大型期刊上发表,并结集为《远树孤烟》出版。这些作品以集团进军的态势,展示了他的生活底蕴和艺术功力。这一时期,赵剑平将传统分为正负两极,将优良传统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让负面传统在时代的曙光中全军覆没,表现出对农村改革和农民心态转换的乐观态度。《红月亮,白月亮》中对榨油坊原始生命力的描写、对顺风爷传统人格的诗意阐释,《远树孤烟》叙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殊死搏斗,《青色的石板街》中表现的枫香坚韧的生活意志、柔中有刚的性格,都强调了传统人格的刚烈和坚韧。

《小镇无街灯》体现了作家对传统惰性和智慧的思考。在“巨人小说”(《巨人》、《冲嫂和半截男人们》)中,赵剑平运用变形、夸张、象征的手法,塑造了令人警醒的、卓尔不群的艺术形象,以“超人”的视角审视愚钝的山民,用矫枉过正的方式刺激“不幸”而又“不争”的芸芸众生,表现出改造愚昧的凌厉浮躁之气。系列小说“夜郎故事”回避了传统与现实的敏感话题,从人性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探讨,形成厚重的文化氛围,突出有着地域文化烙印的人们的生存追求。“动物小说”(《獭祭》、《第一匹骡子》)以动物讽喻人类,写活了骡子、“女毛”的情欲和“人性”。相比之下,真正应当具备人性的

人类就显得冷漠残忍。“巨人小说”中抨击沉寂现状的偏激态度,“夜郎故事”中对黔北山民生存状态的审视,“动物小说”中对残酷人性的针砭,都显示出作者已经抛弃创作初期对传统与现实的简单态度,沉入到黔北的历史文化之中,去体察“老中国儿女们”的深层心态,以获得对农村社会现实的更加真实而清醒的认识。

《赵剑平小说选》中的作品仍然是对传统进行反思和剖析。但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远树孤烟》中的热情和乐观,也不是《小镇无街灯》中的激越和愤慨,而是激情喷射后的冷静和沉思。《白果》突出传统巨大的向心力。神志不清的老牛毛却死活不离开房前那棵象征家族历史的白果树,尽管白果树留给他的都是一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最后,白果树被炸翻,磨盘岗经历了兴奋后趋于沉寂,德彪村长仍然一成不变地履行他的带有宗法制色彩的职责。传统的界限难以逾越,传统的巨大向心力又是多么复杂多么令人费解。《破车》描写了一场闹剧式的悲剧。槐子将一辆退役的“破车”开回闭塞的官村,这辆“破车”很快成了官村人生活的组成部分。“破车”给了官村人方便,开了官村人的眼界,也给官村人带来了荣誉。但是,“破车”,尤其是开“破车”的槐子,在被嫉妒心支配着的官村人的心目中终究是异类。于是,遭到无端羞辱的槐子怀着无从倾诉的愤懑,将“破车”开下山崖后离家出走;而官村的“看客”们屏息敛气地观看完金狗导演的这场闹剧后,带着心灵的满足开始重复往昔的时日。《穷人》是一部对农民的命运进行深刻反思的力作,赵剑平将他对农村落后根源的思考凝聚在“穷人”唐二这一典型形象之上。唐二深受“越穷越光荣”的误导,成了真正的“穷人”。唐二这一典型形象折射出畸形时代荒谬的价值观,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命运进行了反思。

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生态困境,探索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想途径,表达了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坚定信念。表现出作者宽广的视角和世界眼光。小说是“从全人类的高度来审视变革中的农村的,他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民族的局限,甚至文化的局限。他笔下的农村不仅仅是贵州的农村,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农村,而且是地球上人类这种高级动物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存场所”^③。

赵剑平不对人物及环境进行精雕细刻,也不用拖泥带水的拉杂叙述,更

不作缠绵悱恻的诗意描写。他喜欢沿着既定的单纯的故事主线,铺设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细节,大刀阔斧地推进情节的发展,并在达到高潮时戛然而止。他对黔北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随手拈来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对这些细节的描写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渲染出浓郁的地域氛围,具有民俗学的价值,也体现出作品的厚重和实在。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刚烈倔强的人物性格、雄奇豪放的环境描写、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都烘托出赵剑平小说的阳刚风格。

石定小说的柔美,赵剑平小说的壮美,支撑起正安小说创作的两极,给正安作家打造了纵横驰骋的广阔空间。石定的田园小说、改革小说、小城故事、乡村笔记、乡村记事和赵剑平的峡谷小说、巨人小说、夜郎故事、动物小说、穷人小说,都扎根于黔北厚重的土地,状写黔北山民形象,奠定了正安乡土小说的深厚基础,对正安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正安小说创作的实绩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石定、赵剑平的影响下,在王美泉、罗遵义等人的组织下,正安形成了本土的作家群,有了浓郁的小说创作氛围,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之乡”。作家们坚守着脚下那一片厚重的土地,从多层面、多角度描写多姿多彩的乡土,刻画绚丽多姿的世俗人生。在他们的叙述中充满了既有田园情调又有封建残余的乡野元素:青山绿水中孕育的两小无猜,少男少女们出嫁的演习,迷人的情歌对唱,清泉水中少女们的沐浴,夕阳下的炊烟,小溪旁的花草,浓郁的乡风民俗,山民们狡黠的智慧,“晃晃客”对新思潮的传播,姑娘们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封建家长的淫威,野蛮的族法族规,守旧而愚昧的乡民,鲜活生命遭到无端地践踏,新旧势力搏斗产生的悲喜剧……在文明与愚昧、进步与停滞、创新与守旧的乡村两极社会中,正安作家找到了创作的灵感与源泉。也由于对厚重乡土的情感和依恋,正安作家们让笔下的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去寻找山外的世界,而作家们自己却固守着乡土,没有去眺望、描写山外世界的精彩。王美泉、陈智武、陈义忠、罗遵义、刘祖建、初立信以及当时的军旅作家刘世杰,是这一时期正安作家群的代表。

王美泉与陈智武的小说有相近的风格。他们生活在有着浓郁风情的农村社会和市民社会,熟谙有几分狡黠带几分乡村智慧的“地方性知识”,对农村和市井广为流传的幽默故事、哲理故事烂熟于心,随手拈来就是一篇有深厚意蕴浓烈情意的小说。他们的创作得益于乡村生活、市井生活的蕴涵丰厚,得益于他们对乡村生活和市井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形象阐释。王美泉擅长讲“大山里的小故事”。他铺陈其事,直叙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然而并不将故事的意蕴抖搂出来,总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由此以微不足道的“小故事”映现内涵丰富的“大山”,于琐碎的生活中体现山民的生存状态。系列小说《大山里的小故事》写的就是10个引人思考的生活片断。系列小说《营盘寨人物》、《好吃老常》,在叙事上更显明快、简洁、跳跃。省略了许多交代,凸现了故事的主干,意蕴上少了几分质朴,多了一些荒诞和喜剧色彩。陈智武的《巫公》、《野食》描写农村男女偷情的问题,事情的荒谬、当事者的豁达和作者笔调的轻松似乎可以让我们一笑了之,但又好像笑不起来。《乡野风情》(三则)写的是生活片段,虽然琐碎但富有生活情趣,表现出作者运用乡土语言的功力。《矮子》写以德报怨的故事,故事中充满了男女主人公相濡以沫的真情。老初的小说集《那一片绿叶》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描写艰难岁月中人们的真挚情感,情节单纯,笔调清新。

陈义忠、罗遵义、刘祖建善于刻画乡村女性形象。这些在秀美山川中生活的女子个个如花似玉,重情重义。在闭塞落后的乡村、流言盛行的小镇,在男性贪婪的目光中,她们像美丽的花朵盛开而又凋谢。她们用美丽和真情,演绎着人生艰难曲折的过程,诉说着一个个美丽而又辛酸的故事。陈义忠的小说集《隐情》是一部充满浓郁的地域风情的小说集。小说里有秀丽的山川、柔美的少女、温馨的农家小屋、静谧的市井人家。在这里,时代的大潮冲溅起朵朵浪花,激荡起层层浊流,碰撞起人性善与恶的闪光,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悲喜剧。其中,《碎玉》、《小镇风流》、《赌品》、《天意》是耐人品味的篇章。小说集《罗遵义小说选》构建了一个典型的黔北场景——地域风味浓郁的九曲镇,而作者罗遵义又将视点聚焦在小镇的女性身上,通过她们的曲折经历,演绎极富小镇风情的悲喜人生。小容(《小镇风月》)、玉凤(《玉凤》)、润菊(《秋凉》)、桃花(《桃花》),这些美丽的女子都有着曲折的

命运,都有着带有浓厚地域色彩和传奇色彩的故事。小小的九曲镇,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事关国计民生的壮烈之举。但是,这些平凡人用生命演绎的悲欢离合同样精彩,同样让我们梦绕魂牵。在广东汕头市工作的刘祖建,他的作品描写的仍然是家乡正安。在他的中篇小说集《悠悠恋歌》中充满了家乡乡野的元素。他着重表现的是野蛮习俗对人性的戕害和对青春生命的扼杀,将小说的时态定格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封闭乡村。因为一个梦,贵生将亲生儿子活活埋葬(《情债与权梦》);因为“八字”不合,竹容不能与心上人相爱,被迫嫁给李驼背,从而投河自尽(《苦涩恋歌》);因为竹儿生下的儿子经“观花婆”“鉴定”是仙胎,从此竹儿失去了爱的权利(《野恋》);因为“私奔”,三个少女被赤身裸体捆在树上“示众”(《风景的诞生》)。刘祖建一方面突出无辜少女纯洁美丽的真情,一方面又渲染封建势力的野蛮与残酷无情,表现美丽生命惨遭屠戮的悲剧,在对善恶两极的描写中展示小说的张力。

有着 25 年戎马经历的刘世杰创作了不少军旅题材的小说。他的中篇小说《岁月的子弹》再现牛牧与兰雨林的不同命运:脚踏实地的牛牧凭着自己的努力事业有成,而投机取巧的兰雨林虽然风光一时,最终却威风扫地。小说运用了偶然、巧合、照应、对比等技法。《躁夏》与《铁马秋风》描写在经济浪潮冲击下部队生活的躁动,以及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的真实生活。

四、新世纪的正安作家群

进入新世纪,经过几代正安作家的努力,正安小说创作队伍已经蔚为大观。《青春》杂志主编弥尔台将正安文学现象誉为“新时期正安文学现象”;贵州省文联领导认为正安是“贵州文学的重镇”;正安县与遵义市作协举办“尹珍文学奖”(小说奖),并设立每年 10 万元的“芙蓉江小说创作基金”;“中国作家西部历史文化创作基地”落户正安;2007 年,贵州省文化厅命名正安为“小说之乡”;2008 年,国家文化部颁布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中,正安“小说之乡”榜上有名。除了在全国具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王华之外,“频频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小说作品的有中老年作家王美泉、陈智武、罗遵义,青年作家杨欧、雷霖、王龙(笔名王农)、王晓龙、雷波、秦丰、郑周雄、骆

礼俊、许雨松、李易超、刘兴宇、陈南水、帅巾、冯其沛、雷贤圣、陈立航、王兴宇、王开宇、王力东、陈鸿、王少龙、冉火子、王学、刘斌,以及少年作家杨韬、冯垚等等,其阵容及强势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④。

进入新世纪,正安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表现领域有所拓展。王华以现代创作观念在乡土题材、民族题材方面深入挖掘,再现底蕴深厚的黔北乡村世界;雷霖、王龙与冯其沛强调乡村精神,铺垫小说浓厚的文化底色;杨欧、王小龙注重叙述技巧与语汇的色彩运用,加大语言的张力;秦岭、张仁琼通过生活片断,折射出官场的世态炎凉;雷贤圣侧重于展现江湖世态,注重情节的曲折和夸张;郑绍兴描写历史人物,借古喻今;许雨松写青春生命的凋谢,充满青春的激情;雷波写商场的尔虞我诈,再现人性的诡诈多端;陈南水表现民间智慧和狡黠,在一本正经中见出荒谬,在貌似平常中看到畸形社会心态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波澜;李易超、刘礼贵、骆礼俊、秦丰描写时代大潮冲击下五光十色的世态人生,从中解析人性的善恶是非;郑周雄、宋小松、张亚林表现乡间生活的波澜,在细微之处见出人情的冷暖;还是在校大学生的杨韬已经创作了不少的小说,获得了“文学新人奖”,他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展开叙述,在表现手法上大胆探索,后发优势强劲。

王华是正安青年作家的代表,也是当今中国文坛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2005年,王华的《桥溪庄》在《当代》上发表,获得《当代》长篇小说拉力赛冠军。短篇小说《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被《小说选刊》转载。她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雉赐》,出版了长篇小说《家园》、中短篇小说集《天上没有云朵》。她以优异的创作实绩,接连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贵州文艺奖”、“乌江文学奖”、“尹珍文学奖”、“遵义文艺奖”等奖项。

王华的小说表现出对乡村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她说:“需要一些作家能够冷静下来,专门去关注那种差不多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个大时代的阳光温暖。”^⑤在长篇小说《桥溪庄》中,王华以环境污染为背景,关注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桥溪庄无雨无雪,男人死精,女人不怀胎而怀气;雪豆刚生下来时就发出“完了”的预言,让桥溪庄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癫狂的雪果将母亲视为妻子的幻影进行强暴,被父亲剁下脚板;精神恍惚的雪豆终于清醒过来,却怀上了同样疯癫的雪山的孩子。作者用夸张、变形等手法,描写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脱胎换骨的蜕变和阵痛,荒诞的表

层描写中蕴含着真实的本质。其主题意象、语境营建、表意方式等方面,受到现代小说的影响,表现出在艺术上的创新。《桥溪庄》的意义在于:“作家超越了乡村立场或城市立场,站在人类立场的高度,以人类特有的铺天盖地的悲悯情怀,关照桥溪庄人的生存,成为当代作家零距离反映生活底层,描写边缘人当下状态的发轫之作。”^⑥

在正安县斑竹乡采访时,王华了解到该村还没有用上电灯,村上还有几百个光棍的情况。她几次深入村庄采访,写出了长篇小说《雉赐》。小说讲述一个女人侍两夫或三夫,既是雉赐庄流传下来的奇异婚俗,也是当地村民在极度贫困中的无奈之举。漂亮的外乡女秋秋嫁到了雉赐庄,开始了与雾冬、岩影和“我”三兄弟的情感纠葛,也开始了与雉赐这块土地的情感纠葛。当真相大白于秋秋后,“我”与秋秋为争取“一夫一妻”的婚姻进行了苦命挣扎。因为“我”是一个懂得尊重女人的有知识的人,在雉赐庄,只有“我”对她说过“对不起”。但是,当“我”攒足了钱,准备从岩影、雾冬手里赎出秋秋时,秋秋却拒绝了“我”——她与断了腰的雾冬有了孩子,全家的生活全靠岩影维持。拼命反抗挣扎的秋秋最终却选择了安于现状,决定和雾冬、岩影一起度过一生。小说演绎了一个在现代文明背景下的荒诞故事,一段悲泣在“白太阳”之下的尴尬人生。王华向我们展示了乡村底层人民生存的恶劣环境和他们艰苦挣扎的历程,用她特有的角度和方式,唤醒人们的良知,表达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终极关怀。小说“白太阳”的意象具有象征意义:“雉赐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里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才有真正的阳光。平时,这里最富有的就是雾,于是,很多时候雉赐的天空就会有一轮白太阳。从升起到落下,一直洁白如银,一直那么美丽而忧伤。”^⑦像奶一样稠的浓雾给人以透不过气的压抑,丧失了本性的太阳才会洁白如银。在这里,自然界的变形与人类社会的变态有了象征性的对应。

杨欧的小说不注重情节的曲折紧张,而是强调叙述的功能。在细节的叙述中,在琐碎事件的描述中一层层地剥开故事的内核,水到渠成地表达要倾诉的情感和意念,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他刻画出小多(《半个月亮爬上来》)、冯三木(《麻雀飞来飞去》)、“女孩”(《水晶葡萄》)等市井人物艰难的生存状态,表达他深切的人文关怀。琐碎的叙述、零乱的人生图像、芜杂的生活环境,构成小说沉重的氛围,让我们关注那一群似乎微不足

道却又是实实在在生存着的底层百姓。中篇小说《青蛙跳舞》描写了商界弄潮儿贤庆的兴衰。争风吃醋、打架斗殴,都在贤庆的儿时发生过,这似乎就是贤庆发家的资本。最后贤庆死了,死在一群青年人的刀下。故事没有明晰的线索,只有一些轻描淡写的叙述。但仔细品味起来,可以体会到小说旋律的跳动。贤庆为“我”斗殴最后死于斗殴;贤庆剥过青蛙,“我”在贤庆死后,脑海里出现的是青蛙的意象:“那绿色的精灵一样的舞者,看似矫健,却一下一下地丧失了蹦跹的力量。”这就为贤庆的死做了注脚:似乎是偶然的斗殴所致,实际上是他恶习的积重难返,正如在冷水锅里逐渐加热的青蛙,“一下一下地丧失了蹦跹的力量”。

土生土长的雷霖对地域生活状态烂熟于心,因而对他来说,运用富于地域文化的语言得心应手,描写地域文化心态驾轻就熟。他写山民崇高的追求,也写他们生存的欲念、本能的渴望。构建他小说框架的不是错综复杂的情节,而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微不足道又深沉厚重的本能欲望。小说《猪槽里的月亮》中儿子的一句玩笑话勾起“老人”抱孙子的希望,传宗接代的使命感驱动着“老人”,“老人”有了生存的动力和理由,在喂猪攒钱抱孙子的“伟业”中乐此不疲,以致熬尽生命的最后一滴油。中篇小说《花开时节》中的素娥是一个本分的、有着能挣钱的男人和体面家庭的少妇,唯一的缺陷是男人的不举。性的渴望和无性的现实折磨着可怜的素娥,本分的素娥只有将对性的渴求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妇女们露骨的性的体验的撩拨下黯然神伤,在丈夫无力的举措中吞咽着苦果。《云端的月亮》刻画了“向校长”的典型形象。破烂冷清而充满生机的乡村学校,简陋而庄严的升旗场景,山谷里此起彼伏的驱赶恐惧的哨音,爱生如子和打骂学生,为父母洗脚的家庭作业,敬惜字纸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教师也是“校长”还是超度亡灵的“先生”的特殊身份,这一切,让我们对那位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心目中事业重于泰山的“向校长”肃然起敬。三篇小说中,“老人”对延续生命的希望、素娥“性”心理的涌动、向校长对山村教育的献身,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内容。其间的生活过程描写、心理描写和地域风情描写,显示了作者的叙事能力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

王农(王龙)的《神鹰》是乡村灾难的预言。经历过干旱、鼠患、野猪肆虐、豺狼逞凶、耕牛失踪等一系列离奇事件之后,崖头坪已经不适于人居了。

村民们相约逃荒避难,只剩下步履蹒跚的牛福老爹和两只无所事事的狗游荡在空寂冷清的崖头坪。不能让村子就此衰败,是老爹的坚定信念,他坚守崖头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坚守”体现了牛福老爹的精神力量。在《赤足走过田野里》中,庆明和庆槐“坚守”的是破旧的村小。摇摇欲坠的村小是退下来的村长庆槐的一块心病,他只有拖着病怏怏的身子到村小去修修补补,才得以偿还心债。坚守了几十年的庆明老师为村小四处奔走,为乡领导信口开河的800元钱望眼欲穿。“坚守”,是两篇小说主人公的主要动作,也是作品深入开掘的精神实质,体现了乡村生存状态的严酷,体现了作者对坚守乡土的人们的礼赞。小说厚实的生活底蕴,人与自然之间力量悬殊的较量,底层人民的坚守与官员轻薄许诺的比照,使小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鸟叫》也写“坚守”,写公务员大水好奇的“坚守”——对办公室对面阳台浇花的漂亮女性的执意观察。由此写出一个贪官与情妇的故事。这篇小说注重结构的内在联系和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的发现,少了一些沉甸甸的分量。

正安小说创作走过了60年的历程,已经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形成了良好的创作体制和创作机制,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拥有了自己的“小说之乡”的文化品牌。相信正安的小说创作会越来越兴盛,“小说之乡”品牌的影响会越来越深远。

【注释】

- ①罗遵义:《正安:中国小说之乡》。
- ②罗遵义:《正安:中国小说之乡》。
- ③宋强:《绝望的困境》,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com.cn>。
- ④罗遵义:《正安:中国小说之乡》。
- ⑤贵州电视台科教健康频道:《倾听女人心》,2008年11月24日播出。
- ⑥周静:《固守在故土和乡情里》,《贵州日报》,2009年1月16日。
- ⑦王华:《馈赠》,《当代》,2006年第3期。